

# 个体相对剥夺感问卷在大学生群体的信效度检验\*

彭嘉熙<sup>1</sup>, 方 鹏<sup>2</sup>, 陈泓旭<sup>1</sup>, 赵雅珉<sup>1</sup>, 苗丹民<sup>2</sup>

(1. 成都大学师范学院, 成都 610106; 2. 空军军医大学军事医学心理学系, 西安 710032)

**摘 要:** 翻译与修订个体相对剥夺感问卷(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Scale, PRDS), 并在大学生群体中进行了信效度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原问卷中两个反向计分的项目在主因子载荷很低, 删除这两个项目后的 PRDS-3 各项目鉴别力良好; 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均显示 PRDS-3 符合单维度结构; PRDS-3 重测信度为 0.89, 在不同样本间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7–0.81; PRDS-3 得分与相对剥夺感、经济相对剥夺感、焦虑、压力、抑郁、攻击性等效标具有中高度的相关关系( $r > 0.4, p < 0.01$ )。PRDS-3 得分与社会比较倾向的能力维度显著相关( $r = 0.46, p < 0.01$ ), 且能部分地中介能力社会比较倾向对物质主义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综上, 可以认为, 中文版 PRDS-3 信效度指标良好, 符合测量学要求, 可作为相对剥夺感的评估工具。

**关键词:** 相对剥夺感; 个体相对剥夺感; 信度; 效度; 社会比较

**中图分类号:** B8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2021)01–0076–07

## 1 引言

相对剥夺感是指个体或群体在与参照目标比较时, 对自身弱势地位的感知, 以及体验到的愤怒、不满等负性情绪 (Smith, Pettigrew, Pippin, & Bia-losiewicz, 2012)。早期的相对剥夺感理论重点强调认知, 即个体与参照目标的比较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 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相对剥夺感不仅是社会比较的过程, 还包括与参照目标比较后产生的愤怒和抱怨等情绪反应, 即相对剥夺感符合认知–情感双维结构 (Smith et al., 2012)。根据比较的主体是个体本身还是个体所属的群体, 相对剥夺感又可区分为个体相对剥夺感 (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PRD) 和群体相对剥夺感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GRD)。后续研究发现, 个体–群体相对剥夺感与生活满意度、自尊等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且能显著预测越轨、攻击、酗酒、成瘾等不良行为 (Zagefka, Binder, Brown, & Hancock, 2013; Tabri, Shead, & Wohl, 2017)。

目前, 并没有统一的相对剥夺感评估工具。Smith 等 (2012) 认为, 相对剥夺感评估工具需明确指出参照对象, 同时须评估愤怒、不满等情绪体验。Zagefka et al. (2013) 根据认知–情感双维结构模型编制的经济相对剥夺感问卷, 研究英国大学生相比德国大学生的经济相对剥夺感, 项目如“与德国大学生相比, 你觉得英国大学生经济状况如何 (认知

维度)”, “与德国大学生相比, 你对英国大学生经济状况是否满意 (情感维度)”。近几年, 我国研究者在评估相对剥夺感测量方面做出一些重要尝试。如熊猛 (2015) 编制了流动儿童相对剥夺感量表, 分别从家庭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家庭环境稳定性、发展特长机会、父母参与辅导功课程度等五个方面进行评估; 马皓 (2012) 开发了成年人相对剥夺感量表, 并证明相对剥夺感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社会适应方式。

Callan, Shead 和 Olson (2011) 编制的个体相对剥夺感问卷 (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Scale, PRDS) 是专门用于评估个体相对剥夺感的工具,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PRDS 各项目中, 将参照对象设定为“与那些和我差不多的人相比”, 这与人编制的各种相对剥夺感量表中将参照对象具体设定为具体地群体, 如“与拥有国外教育背景的员工相比” (Zoogah, 2010), “与德国大学生相比” (Zagefka et al., 2013) 等适用范围更广; 同时, 该问卷结构较为简单, 为单维结构, 且项目较少 (只有 5 个项目), 能在较短时间评估个体相对剥夺感。研究发现, PRDS 得分与延迟折扣、赌博、冲动、亲社会行为、社会比较倾向、物质主义等存现显著相关关系 (Callan, Kim, Gheorghiu, & Matthews, 2017; Callan, Shead, & Olson, 2011; Kim, Callan, Gheorghiu, & Matthews, 2017)。

目前, 关于个体相对剥夺感的研究大都以西方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9YJC19002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31900791)。

通讯作者: 彭嘉熙, E-mail: pengjx880124@hotmail.com。

人群为被试,个体相对剥夺感的评估是否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却研究较少,国内更未见对 PRDS 的修订与信效度检验。Kim 等(2018)研究发现,PRDS 的一些项目并不适合韩国被试。相对剥夺感产生于上行社会比较,而跨文化研究表明在东西方文化下人们的社会比较存在显著差异。如 White 与 Lehman(2005)发现,亚洲人与欧洲人相比,前者会进行更多的上行社会比较。同时,东方文化强调服从与组织关系,重视自己在社会团体中的地位,而重视自己与他人或组织的关系也意味着东方人群相较于西方人群会有更多的社会比较(Kim et al., 2018)。既然中西方文化下社会比较有显著不同,自然对相对剥夺感的体验也可能存在差异。

前人研究表明,相对剥夺感会造成负性情绪和不良行为,因而可将成人相对剥夺感、经济相对剥夺感,以及焦虑、抑郁、压力和攻击性作为 PRDS 的效度指标。同时,根据相对剥夺感理论,相对剥夺感产生于社会比较。Festinger 将社会比较分为能力比较和观点比较,前者是指将自己的能力与他人比较,后者是指将自己的观点与他人比较和评价。高社会比较倾向的个体,更容易将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作为成功的标志,即更物质主义,且更不容易满足,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更低(Zheng, Baskin, & Peng, 2018; Kim et al., 2017)。相对剥夺感是个体在社会比较中对自身不利地位的感知,社会比较倾向越高的个体越容易感知到这种不利地位(Kim et al., 2018)。已有研究发现相对剥夺感与社会满意度和物质主义存在显著相关(Kim et al., 2017),那么 PRDS 得分也应该与社会比较倾向,物质主义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社会比较倾向可能造成社会比较中弱势地位的感知,进而导致物质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满意度的降低。因此,有理由假设个体相对剥夺感能够中介社会比较倾向对物质主义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这种中介关系的成立也可视为 PRDS 效度检验的指标。

## 2 对象与方法

### 2.1 对象

样本 1:采用方便取样,在成都、重庆两所大学招募大学生被 407 人,有效回收问卷 386 份,有效回收率为 94.84%。有效问卷被试中,男性 187 人(48.45%),女性 199 人(51.55%);专业包括英语、新闻、英语、土木工程等;大一至大四人数分别为 104 人(26.94%),94 人(24.35%),88 人(22.80%),100 人(25.91%);农村户籍 184 人(47.67%),城市户籍 202 人(52.33%),均为汉族。两周后,成功召回 97 人重测。被试在教室集中完成

中文版 PRDS,以及成人相对剥夺感问卷、经济相对剥夺感问卷、短式抑郁-焦虑-压力量表、攻击问卷。

样本 2:在成都某大学招募大学生被试,有效回收问卷 248 份,其中男性 114 人(45.97%),女生 134 人(54.03%),专业包括教育和计算机,均为大二年级。农村户籍 107 人(43.15%),城市户籍 141 人(56.85%),均为汉族。被试在教室集中完成中文版 PRDS,以及社会比较倾向量表、物质主义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

### 2.2 研究工具

#### 2.2.1 中文版个体相对剥夺感问卷(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Scale, PRDS)

Callan, Shead 和 Olson(2011)编制和修订了 PRDS,包括五个项目。由一名心理学教授组织五名心理学博士、硕士对问卷进行初步翻译、修订后,再回译为英文,邀请两名英语专家对两个版本的英语问卷对比,在此基础上再对翻译稿进行修订,如原译文中将“I feel resentful”翻译为“我感到愤怒”,回译对比后将其修订为“我感到怨愤”。翻译修订后的中文版 PRDS 包括五个项目,采用 6 点量表评分(1,“完全不同意”;6,“完全同意”)。其中项目 2 与项目 4 为反向计分。

#### 2.2.2 成人相对剥夺感量表

采用马皑(2012)编制的成人相对剥夺感量表,该量表包括四个项目,如“与我所做的努力和付出相比,我的生活本应比现在更好”,“我总觉得别人占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采用 6 点量表评分(1,“非常不符合”;6,“非常符合”)。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四个项目收敛于一个因子,解释方差总变异的 47.8%。各项目得分加和作为问卷总分,分值越高说明个体的相对剥夺感程度越强烈。

#### 2.2.3 经济相对剥夺感问卷

采用丁倩等(2018)基于认知-情感二维结构模型,结合大学生生活情境改编的经济相对剥夺感问卷。共两个项目,“与周围的大学生相比,你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如何”,“与周围的大学生相比,你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如何”,采用 7 点量表评分(1,“非常不好/非常不满意”;7,“非常好/非常满意”)。反向计分后,加和作为问卷总分。

#### 2.2.4 短式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21, DASS-21)

该问卷由 Lobvibnd 等编制,用于评估个体状态性抑郁、焦虑与压力水平,龚栩等将 DASS-21 翻译并进行信效度检验(龚栩,谢熹瑶,徐蕊,罗跃嘉,2010)。中文版 DASS-21 包括 21 个项目,抑郁-

焦虑-压力三个分量表各 7 题。项目例如“我感到生命毫无意义”,“我觉得很难让自己安静下来”,采用 4 点评分(0,“不符合”;3,“总是符合”)。

#### 2.2.5 Buss 和 Perry 攻击问卷(Buss & 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BPAQ)

该问卷由 Buss 和 Perry 编制,李献云等(2011)将其翻译并进行信效度检验。中文版 BPAQ 包括 30 个项目,分为身体攻击性,言语攻击性,愤怒,敌意,指向自我的攻击性五个分量表,项目例如“很烦躁时我会想到伤害自己”,“我比别人打架稍多一些”,采用 5 点评分(1,“不符合”;5,“完全符合”),五个分量表重测信度在 0.57~0.81 之间。

#### 2.2.6 社会比较倾向量表(Iowa Nether lands Comparison Orientation Measure, INCOM)

该量表由 Gibbons 和 Buunk 编制,王明姬等(2006)将其翻译并进行信效度检验。中文版 INCOM 共 11 个项目,分为能力与观点两个分量表,项目例如,“相较于他人,我总是非常地注意自己是如何处理事情的”,“我常将自己的人生成就与他人做比较”,采用 5 点评分(1,“很不符合”;5,“很符合”)。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重测信度为 0.89。

#### 2.2.7 物质主义量表(Material Values Scale, MVS)

采用李静和郭永玉(2009)修订的物质主义量表,共 13 个项目,项目例如“我羡慕那些拥有昂贵房子、汽车和衣服的人”,“比起我认识的大多数人来说,我不那么重视物质的东西”,采用 5 点评分(1,“很不同意”;5,“非常同意”)。

#### 2.2.8 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采用 Diener 等(1985)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共 5 个项目,例如“我的生活条件很好”,“我对我的生活很满意”,采用 7 点评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被广泛应用于生活满意度的评估。

####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8.0 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 AMOS17.0 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

### 3 结果

####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样本 1 中,所用问卷的所有项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9 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为 22.68%;样本 2 中,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10 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为 14.25%,均小于 40% 的临界值,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

#### 3.2 PRDS 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及与效标的相关分析

样本 1( $n=386$ )中 PRDS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57,样本 2( $n=248$ )中 PRDS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47,总样本(合并样本 1 和样本 2,  $n=634$ )中,PRDS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53,均不符合测量学要求。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在各个样本中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有两个,碎石图也提示提取两个因子是合适的。各项目在各因子的载荷见表 1。不同样本中,两个因子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表 1 中文版 PRDS 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项目	样本 1( $n=386$ )		样本 2( $n=248$ )		总样本( $n=634$ )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1	因子 2
1. 当我将我所拥有的与那些和我差不多的人相比,我有一种被剥夺感。	0.70	-0.03	0.58	-0.08	0.70	-0.03
2. 当与那些和我差不多的人相比,我觉得自己是有特权的。	0.06	0.68	-0.02	0.69	0.06	0.68
3. 当看到和我差不多的人却如此富有,我感到怨愤。	0.76	0.03	0.79	-0.02	0.76	0.03
4. 当我将我所拥有的与那些和我差不多的人相比,我感到自己很富有。	-0.05	0.83	-0.06	0.82	-0.05	0.83
5. 当我将我所拥有的与那些和我差不多的人相比,我感到不满。	0.82	0.04	0.81	0.01	0.82	0.04
特征根	1.74	1.14	1.64	1.14	1.74	1.15
解释方差	42.09%	27.77%	40.07%	27.99%	42.09%	27.78%

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中文版 PRDS 并不符合单一维度。将 PRDS 项目 1、3、5 得分相加,称为 PRDS-3;将项目 2、4 得分相加(反向计分后),称为 PRDS-2。分别将 PRDS-3、PRDS-2 以及 PRDS 总分与各效标问卷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PRDS-3 得分与除观点社会比较倾

向外的所有效标均呈中度以上相关关系,而 PRDS-2 只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r=-0.17, p<0.01$ )。根据 Wong, Rindfleisch 和 Burrough (2003)的建议,将 PRDS-3 作为个体相对剥夺感的评估工具,并对 PRDS-3 做进一步信效度分析。

表 2 个体相对剥夺感与各效标的相关分析

	均值	标准差	PRDS-5	PRDS-3	PRDS-2
成人相对剥夺感	2.52	0.98	0.70**	0.83**	0.03
经济相对剥夺感	4.13	1.25	0.32**	0.33**	0.09
压力	0.90	0.77	0.45**	0.51**	0.05
焦虑	0.84	0.83	0.44**	0.51**	0.02
抑郁	0.72	0.83	0.46**	0.54**	0.02
身体攻击	2.09	0.81	0.52**	0.59**	0.05
言语攻击	2.39	0.98	0.41**	0.45**	0.05
愤怒	2.21	0.88	0.45**	0.51**	0.04
敌意	2.19	0.75	0.49**	0.55**	0.07
自我攻击	2.04	0.97	0.52**	0.58**	0.07
社会比较倾向-能力	3.55	0.72	0.46**	0.46**	0.12
社会比较倾向-观点	3.86	0.74	0.11	0.11	0.03
生活满意度	3.78	1.44	-0.50**	-0.47**	-0.17**
物质主义	3.96	0.81	0.48**	0.48**	0.11

注: \*\* $p < 0.01$ 。

3.3 PRDS-3 的项目分析

PRDS-3 的项目分析采用决断值(CR 值)与题总相关系数,见表 3。结果显示,各项目 CR 值均达

到统计学显著水平( $p < 0.01$ ),且各项目得分与问卷总分相关系数  $r$  值在 0.80 ~ 0.88 之间,均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 $p < 0.01$ )。

表 3 PRDS-3 的题总相关系数、决断值与因子载荷

项目	$r$ ( $n = 634$ )	CR ( $n = 634$ )	因子载荷 (样本 1, $n = 386$ )
1. 当我将我所拥有的与那些和我差不多的人相比,我有一种被剥夺感。	0.80**	24.61**	0.75
2. 当看到和我差不多的人却如此富有,我感到怨愤。	0.85**	32.41**	0.81
3. 当我将我所拥有的与那些和我差不多的人相比,我感到不满。	0.88**	35.92**	0.84
特征根			1.74
解释方差			72.50%

3.4 PRDS-3 的因子分析

将样本 1 的数据( $n = 386$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Bartlett 球形检验值为 390.51 ( $df = 3$ ),  $p < 0.01$ ; KMO 值为 0.74, 说明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样本 1 数据( $n = 386$ )进行主成分分析,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只有一个。各项目在该因子的载荷在 0.75 ~ 0.84 之间,见表 3。该因子能够解释 72.50% 的方差变异。对样本 2 的数据( $n = 248$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见图 1,各项目的因子载荷均达到统计学显著( $p < 0.01$ ),拟合指数  $\chi^2/df = 1.66$ ,  $CFI = 0.99$ ,  $SRMR = 0.02$ , 均达到测量学要求,说明单因素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数据。

3.5 PRDS-3 的信度分析

将内部一致性系数,重测信度系数作为信度评估指标。结果显示,样本 1( $n = 386$ )中 PRDS-3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1,样本 2( $n = 248$ )中 PRDS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7,总样本( $n = 634$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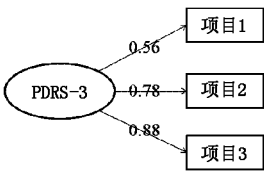


图 1 PRDS-3 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PRDS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9; 召回 97 人前后评估 PRDS-3, 重测信度为 0.89。

3.6 PRDS-3 的效度分析

以结构效度、收敛效度、效标关联效度等评估中文版 PRDS-3 的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中文版 PRDS-3 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收敛效度通过平均方差提取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表征,根据公式  $AVE = \sum \lambda^2 / n$  ( $n$  表示因子的项目数;  $\lambda$  为标准化因子载荷),计算 PRDS-3 的 AVE 值为 0.56, 大于 0.5 临界值,说明该问卷收敛性较好。PRDS-3 与成人相对剥夺感、经济相对剥

夺感等效标具有中高程度相关( $r > 0.4, p < 0.01$ ), 见表 2。

$T$  检验结果显示,男生在 PRDS-3 得分显著高于女生( $t = 6.86, p < 0.01, \text{Cohen's } d = 0.55$ ),农村户籍大学生在 PRDS-3 得分显著高于城市户籍的学生( $t = 3.50, p < 0.01, \text{Cohen's } d = 0.27$ )。

进一步检验个体相对剥夺感在能力社会比较倾向与物质主义、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路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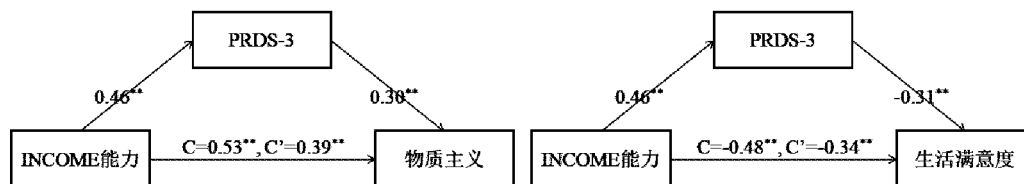


图2 个体相对剥夺感在能力社会比较倾向与物质主义、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检验

#### 4 讨论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中文版 PRDS 并不符合单维结构,这与原问卷分析结果不同(Callan, Shead, & Olson, 2011)。但研究结果与韩语版 PRDS 因子分析结果一致(Kim et al., 2018),且均发现两个反向计分的项目在主因子载荷很低。Wong, Rindfleisch 和 Burroughs(2013)发现,反向计分的项目在问卷的跨文化使用中,常常会削弱原量表的信效度,并建议在问卷的翻译和修订中删除那些在主因子上载荷较低的反向计分项目。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原问卷中反向计分的两个题目“与那些和我差不多的人相比,我觉得自己是有特权的”,“当我将我所拥有的与那些和我差不多的人相比,我感到自己很富有”,在西方文化中,无特权和不是很富有就是被剥夺的体现,而在我国文化中可能更多地体现了普通阶层与普通生活的描述,因而这两个项目并没有反向地反应个体被剥夺感。进一步的相关分析结果证明,两个反向计分的题目得分,与成人相对剥夺感、经济相对剥夺感、社会比较倾向等效标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因此,按照 Wong, Rindfleisch 和 Burroughs(2013)的建议,同 Kim 等(2018)修订韩文版 PRDS 的方法一致,删除了两个反向计分的题目。

从项目分析的结果看,PRDS-3 题总相关系数均在 0.8 以上,且各个项目的 CR 值均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说明每个项目均具备良好的鉴别力和评估一致性(郭静,王瑛,季丽丽,贾丽萍,卢国华, 2018)。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中文版 PRDS-3 呈现单维性,各项目因子载荷均在 0.70 以上,主成分能够解释 72.50% 的方差变异,说明项目内容清晰、可解释性强。信度方面,中文版 PRDS 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 0.77 ~ 0.81,重测信度为 0.89,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效度方面,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PRDS-3 的单因素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数据,说明 PRDS-3 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AVE 值为 0.56,大于 0.5 临界值,说明问卷收敛性较好(吕小康,汪新建,张慧娟,刘颖,张曜, & 王骥, 2019)。PRDS-3 得分与相对剥夺感和经济剥夺感存在高度或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三个问卷均在一定程度上评估了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重要的负性影响,PRDS-3 得分与焦虑、抑郁、压力、生活满意度、物质主义均显著相关,这与前人大量研究结论一致(Liu, Zhang, Liu, Li, & Wu, 2019; Mishra & Meadows, 2018; Peng, Zhang, Zhang, & Gong, 2019; Saito et al., 2014; Zhang & Tao, 2013),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 PRDS-3 具有良好的效度。挫折-攻击理论认为挫折会导致攻击行为(Rodriguez, Baker, Pu, & Tucker, 2017),相对剥夺感会造成个体体验挫折感,进而导致攻击行为(Greitemeyer & Sagioglou, 2016, 2017)。结果发现,PRDS-3 得分与攻击问卷的各个维度均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Zhang 和 Tao(2013)以中国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被试感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评估相对剥夺感的指标,发现男生相对剥夺感高于女生;农村户籍的大学生相对剥夺感高于城市户籍大学生。研究结果同样发现男生 PRDS-3 显著得分高于女生;农村户籍的大学生 PRDS-3 得分显著高于城市户籍大学生。根据相对剥夺感理论,相对剥夺感产生于社会比较。社会比较倾向是衡量个体多大程度愿意将自己的能力与观点与他人进行比较的变量。Kim 等(2017, 2018)的研究发现,在英国与韩国群体中,社会比较倾向的能力维度能够显著预

测相对剥夺感,而社会比较倾向的观点维度不能显著预测相对剥夺感。PRDS-3 也被证明与社会比较倾向的能力维度得分正相关,与观点维度得分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观点与他人的不一致并不会导致弱势社会地位的感知,而能力维度与他人的差异,却可以造成相对剥夺感。综上,可以认为 PRDS-3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Kim 等(2017,2018)研究发现,在中西方文化下,相对剥夺感均对物质主义有独特的预测作用,并且相对剥夺感能够中介社会比较倾向对物质主义对物质主义的影响。研究复制了 Kim 等(2017,2018)的发现,并且证明了相对剥夺感能够中介社会比较倾向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Suh(2007)认为,东方人过度的关系取向(relation-oriented)的自我认知和上行比较对主观幸福感有损害作用,但并没有解释其中的机制。东方文化下人们过度的使用上行社会比较,造成相对弱势的社会地位认知,即产生相对剥夺感,可能是导致生活满意度降低的关键因素。

PRDS-3 项目数少,适合在短时间内评估相对剥夺感。Callan,Shead 和 Olson(2011)在编制 PRDS 时认为认知和情感是交互影响的,因此设计的项目同时包含认知(“与……相比”)和情感(“……感到怨恨/不满”)的成分,进而虽然 PRDS 呈现单维特征,但也符合认知-情感双维结构的思想。与传统的相对剥夺感评估工具(如经济相对剥夺感量表)相比,其对比的参照目标更模糊化,因而对不同的人群适用性更好。

PRDS 的翻译与修订中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中文版 PRDS 呈现二维结构,反向计分的两个项目与效标相关不显著,这究竟是因为存在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还是因为 PRDS-2 只有 2 题,得分全距过小造成的,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探讨。此外,在评估个体相对剥夺感与各效标指标时,采用同时测量而未能设置时间间隔,这也可能高估了个体相对剥夺感与效标的相关关系,在后续的研究中,建议在不同时间分别测量个体相对剥夺感与其它相关指标,以期得到更准确的结果。

## 5 结论

中文版 PRDS 中,反向计分的两个项目在主因子载荷很低,且与各效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删除这两个项目后的 PRDS-3 信效度指标良好,符合测量学要求,可作为相对剥夺感的评估工具。

## 参考文献

丁倩,唐云,魏华,张永欣,周宗奎.(2018). 相对剥夺感与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心理

- 学报,50(9),1041-1050.
- 龚栩,谢熹瑶,徐蕊,罗跃嘉.(2010). 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DASS-21)在中国大学生中的测试报告.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8(4),443-446.
- 郭静,王瑛,季丽丽,贾丽萍,卢国华.(2018). 心理危机脆弱性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心理与行为研究,16(6),847-853.
- 李献云,费立鹏,张亚利,牛雅娟,童永胜,杨少杰.(2011). Buss 和 perry 攻击问卷中文版的修订和信效度.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37(10),607-613.
- 李静,郭永玉.(2009). 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修订.心理与行为研究,7(4),280-283.
- 吕小康,汪新建,张慧娟,刘颖,张曜,王骥.(2019). 中国医患社会心态问卷的初步编制与信效度检验.心理学探新,39(1),58-64.
- 马皓.(2012). 相对剥夺感与社会适应方式: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心理学报,44(3),377-387.
- 王明姬,王垒,施俊琦.(2006). 社会比较倾向量表中文版的信效度检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5),302-305.
- 熊猛.(2015). 流动儿童相对剥夺感:特点、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硕士论文).福建师范大学,福州.
- Callan, M. J., Kim, H., Gheorghiu, A. I., & Matthews, W. J. (2017).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class, 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prosociality.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8(6), 660-669.
- Callan, M. J., Shead, N. W., & Olson, J. M. (2011). 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delay discounting, and gambl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5), 955-973.
- Diener, E., Emmons, R., Larsen, R., & Griffin, S. (1985).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9(1), 71-75.
- Greitemeyer, T., & Sagioglou, C. (2016).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causes aggression: A test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depr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1(2), 178-194.
- Greitemeyer, T., & Sagioglou, C. (2017). Increasing wealth inequality may increase interpersonal hostil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aggression.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57(6), 766-776.
- Hyunji, K., Eunbee, K., Suh, E. M., Callan, M. J., & Timo, G. (2018).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validation of a Korean version of the 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scale. *PLOS ONE*, 13(5), e0197279.
- Kim, H., Callan, M. J., Gheorghiu, A. I., & Matthews, W. J. (2017). Social comparison, 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materialis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6(2), 373-392.
- Liu, Y., Zhang, F., Liu, Y., Li, Z., & Wu, F. (2019). Economic disadvantages and migra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a: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neighbourhood deprivation.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5(2),

- e2173.
- Mishra, S., & Meadows, T. J. (2018). Does stress medi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gambling? *Stress and Health*, 34(2), 331 – 337.
- Peng, J., Zhang, J., Zhang, Y., & Gong, P. (2019).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Army officer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Work*, 62(1), 49 – 58.
- Rodriguez, C. M., Baker, L. R., Pu, D. F., & Tucker, M. C. (2017). Predicting parent – child aggression risk in mothers and fathers: Role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frustration tolerance.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6(9), 2529 – 2538.
- Saito, M., Kondo, K., Kondo, N., Abe, A., Ojima, T., & Suzuki, K. (2014). Relative deprivation, poverty, and subjective health: JAGES cross – sectional study. *PloS One*, 9(10), e111169.
- Smith, H. J., Pettigrew, T. F., Pippin, G. M., & Bialosiewicz, S. (2012). Relative deprivation: A theoretical and meta – analytic review.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6(3), 203 – 232.
- Suh, E. M. (2007). Downsides of an overly context sensitive self: Implications from the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resear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5(6), 1321 – 1343.
- Tabri, N., Sheard, N. W., & Wohl, M. J. (2017). Me, myself, and money II: Relative deprivation predicts disordered gambling severity via delay discounting, especially among gamblers who have a financially focused self – concept.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33(4), 1201 – 1211.
- White, K., & Lehman, D. R. (2005). Culture and social comparison seeking: The role of self – motiv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1(2), 232 – 242.
- Zagefka, H., Binder, J., Brown, R., & Hancock, L. (2013). Who is to blame? *Social Psychology*, 44, 398 – 407.
- Zhang, J., & Tao, M. (2013).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psychopathology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50(3), 903 – 907.
- Zoogah, D. B. (2010). Why should I be left behind? Employees' perceived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ment activit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5(1), 159 – 179.
- Zheng, X., Baskin, E., & Peng, S. (2018).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incidental social comparison on materialistic pursuits.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52(5), 1107 – 1127.

## Reliability – validity Test of 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Scale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Peng Jiayi<sup>1</sup>, Fang Peng<sup>2</sup>, Chen Hongxu<sup>1</sup>, Zhao Yamin<sup>1</sup>, Miao Danmin<sup>2</sup>

(1. College of Teachers,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6;

2. Department of Military Medical Psychology, Air Force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2)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study, the 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Scale (PRDS) was translated and tested in terms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es revealed that the two reverse – worded items from the original PRDS did not load onto the primary factor for the Chinese – translated PRDS. A reduced 3 – item Chinese PRDS, however, showed good convergent validity. All items of the Chinese PRDS – 3 showed high discriminability. The PRDS – 3 accorded with the one – dimensional structure in both the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coefficients of PRDS – 3 ranged from 0.77 to 0.81 in different samples, and the retest reliability was 0.89, proving excellent reliability. The PRDS – 3 scores were modestly – to – highly correlated with criteria such as the general relative deprivation, economic relative deprivation, anxiety, pressure, depression, and aggressiveness ( $r > 0.4$ ,  $p < 0.01$ ). The PRDS – 3 sco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comparison tendency of abilities ( $r = 0.46$ ,  $p < 0.01$ ), and significantly mediated the effects of social comparison to materialism as well as life satisfaction.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PRDS – 3 has hig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psychometric tools. PRDS – 3 can be used as an assessment tool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relative deprivation; 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reliability; validity; social comparison